





河南穆公集序

范陽祖

無擇

擇之

積於中者謂之道發於外者謂之文有道有文然後可以為君子道有用舍文有否泰然用舍否泰在命不在道與文也君子不以其命之窮而輟於為道道之不行而不廢於學文故雖身厄當時而名顯於後世者由此也河南穆公諱脩字伯長天平人少舉進士有名廣場中真宗封泰山之年詔齊魯諸生以經明行脩公實在其選越三年就銓調補泰州司理叅軍居職以直自任無與合者人皆憚忌率誣之罪遂貶池州再逢恩徙穎蔡二州為文學掾卒為後



用明道元年秋九月終於家如公可謂命之窮道之不行也已而未嘗廢文大凡有作莫不要諸聖賢而立言念諸仁義以為質平時所見於簡策者殆踰數十萬言時人得之且愛且學及公之歿無擇求遺文於嗣子熙得詩五十六書序記誌祭文摠二十與無擇昔藏增多詩一十二書序各一又從其舊友而求之往知愛而不知傳故無獲焉姑類次是以為三卷題曰河南穆公集云時慶曆三年春南康清脩閣中序

### 穆脩傳

穆脩字伯長鄆州人幼嗜學不事章句真宗東封詔舉齊魯經行之士脩預選賜進士出身調秦州司理叅軍負才與衆齟齬通判州事者忌之使人誣告其罪貶池州中道亡京師叩登聞

鼓訴寃不報居貶所歲餘得赦得釋迎母居京師間出遊旬以給養久之補潁州文學叅軍徙蔡州明道中卒脩性剛介好論斥時病詆笈權貴人欲與交結往往拒之張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召脩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十兩遺脩為壽且求載名于記脩投金庭下督裝去郡士謝之然終不受且曰吾寧糊口為旅人終不以匪人污吾文也宰相欲識脩且將用為學官脩終不往見母死自負櫬以葬日誦孝經喪記不飯浮圖為佛事自五代之弊國初柳開始為古文其後楊億劉筠尚聲偶之辭天下學者靡然從之脩於是時獨以古文稱蘓舜欽兄弟多從之遊脩雖窮死然一時士大夫稱能

文者必曰穆叅軍慶曆中祖無擇訪得所著書詩序記誌等數  
十首集為三卷

雖其時不殊其國而其事日正其心微固其時用其心之  
為者前此非出於學官而後不其也其後其時用其心之  
然終不變且曰吾嘗聞之或謂入其心以與人其心以  
十而置前其時且未幾也予嘗謂其全真不替其志誠士  
其非其願也時自對入吾心其時不替其志誠士以自  
其非其願也其時入吾心其時不替其志誠士以自  
其非其願也其時入吾心其時不替其志誠士以自

河南穆叅軍集目錄

雜詩錄

河南穆 脩 伯長

第一卷 西京

詩

江南寒食 工鑿 馮 十首

送毛得一秀才歸淮上二首

食魚 馮 通

魯從事清暉閣 無 題

送葛源之太和主簿

送靈師歸吳

江南春

寒食

江上送陳翹還無為

殘春病醒

書事覺庵

和毛秀才江墅幽居好十首并序

持燭

過西京

賦催粧

送孫立東遊

村郭寒食雨中作江南體

清明連上巳

合歡芍藥

故侯園

送定師南遊

送人主邊寨

巨盜

汝南偶書呈一二知己

除夜

城南五題

郊步

獨遊

貴侯園

朱亥墓

玉津園

燈

登莒子臺

希言官舍種花

登女郎臺二首

友人有燒筍約未赴

別穀熟尉李七同年

樊博士化州監鹽

丙寅春雨

贈遠公上人

一百五日同周越陳永錫遊吉祥僧舍

題李士言秀才別貯帕

南陌

雨中牡丹

思邊

聞報自崖徙雷因成一章

秋浦會遇并序

第二卷

答喬造書

上大名陳觀察書

上潁州劉侍郎書

上監判郎中書

序

唐柳先生集後序

送李秀才歸泉南序

張當字序

送魯推官赴南海序

送李秀才應陳州舉序

送呂公初序

送崔伯盈序

第三卷

記

亳州魏武帝帳廟記

任氏家祠堂記

蔡州開元寺佛塔記

養正堂記

亳州法相禪院鐘記

靜勝亭記

明因院羅漢像新殿記

墓誌

東漢徐君墓誌銘

祭文

祭第二子文

河南穆公集目錄終

河南穆公集卷第一

素詩

穆修

伯長

江南寒食

江城水國春光饒清明上巳多招邀花陰連絡青翠岸柳色掩  
映紅欄橋歌調謳啞雜吳俗髻鬟踈削傳南朝誰憐北客歸未  
去楚魄湘魂淮暗銷

送毛得一秀才歸淮上

江天梅雨畫蕭蕭送別愁吟白紵謠處士才高融未薦騷人魂  
斷玉方招自傷樗驥心千里空羨冥鵬志九霄酒罷征鞍迢遞

去不堪回首木蘭梳  
君歸迢遞淮西路我客蕭條秋浦城惻惻相看復惻惻行送  
別重行途中猿鳥哀聲斷馬上雲山遠碧橫富貴窮通俱未  
決直傾樽酒沃離情

食魚

南有嘉魚異常趨四月期江天專伺至烟網密爭垂乍戲汀蘋  
末初循水荇湄競搖輕舫寬罩碧漣漪占浦搜深藻空波出  
素髭數頭餘尺質二色類銀姿貨鬻斯為切鮮腴敢暇知青錢  
邀價直葦屋市新竒珠沫綠條煦霜鱗逐及隳扣顛瓊聚骨剖  
腋錦分肌味佐芳菘慙香參苦笋宜羨甌融膩玉膾筋胃一作

寒絲相罾非吾偶河魴孰與夷薦新奚尚鮪稔毒即殊鱖鱸訝  
休官易靖嫌醒酒遲自當頻佐膳所惜易過時

魯從事清暉閣

庾郎真好事溪閣斬新開水石精神出江山氣色來疎煙分鷺  
立遠靄見帆迴公退資清興閒吟倚檻裁

送葛源之太和主簿

勿歎從卑位聊欣適去情愁風九月急飛鳥一帆輕繪斫江鱗  
活杯嘗楚釀清歡一作權華莫迴首寵辱正堪驚

送靈師歸吳

靈師殊可尚頗不類浮屠託跡雖依佛留心獨喜儒風塵倦京

洛水石憶句吳破寺杉松老南歸舊隱孤

江南春

杜若溪邊待釣船怨紅傷翠助鷓鴣戰回春色青蒲劍買破韶  
光綠苜錢千嶂遠園芳草國一江晴浸落霞天未知多感多愁  
客何處偷尋甕底眠

寒食

江邊又寒食僮客柰離襟恨滿王孫草愁多望帝禽鷄毬輕薄  
事歌酒宴遊心盡付吳兒輩唯知屏跡深

江上送陳翹還無為

江上寂寥春雨晴江邊苒苒春潮平相逢未盡斗酒醉相送又

速孤舟行篁竹窮鎖秋浦郡烟波渺隔無為城音塵兩地不干  
里勿使負君金玉聲

殘春病醒

風簾窈窕燕呼日臥對殘芳起鬱陶乍困遊車一作春尚在未  
扶醒枕日初高煩腸屢沃痛難解病髮慵簪癢更搔欲為風光  
輕賦別正無慘賴染江毫

書事覺庵

惠澤涵濡四海同微生曾莫預昆虫不參品物陶鎔外獨作窮  
人蓋載中深窅已顛猶磷石危若將籜更推風一家寄命嗟無  
地何負明神與上穹

和毛秀才江墅幽居好十首并序

榮陽毛生有墅在宣城之南陵嘗作村居詩十首其詩用律格五言四韻每篇皆同上之一句元和長慶來詩人多是體生之往還躡而和者數人登攜北來出以相示予諷其篇而悅其事既恨未得往從之遊喜用其韻而繼之得以盛言生所居之樂宣城實江外之郡而墅且在烏因首用是句

江墅幽居好當門有水田島鷗閑夕照秔稻秀原烟野屐無完齒山衣有敗肩遙聞雙闕下蕭鼓樂豐年

其二

江墅幽居好南塘枕野亭菰蒲顫風綠菱苳蓋波青繫葦一魚

艇翹煙雙雪翎相携二三叟扶醉不曾醒

其三

江墅幽居好谿山數里長徑通茶塢綠門枕橘園香藉石還勝榻聽松不讓篁閑遊鷺里巷自作隱淪裝

其四

江墅幽居好老農時款扉濁醪尤共醉野話坦無机山雨欲到檻竹風光滿衣南谿秋更樂稻熟又魚肥

其五

江墅幽居好賓來定不愁酒釀新出壓魚活旋離鈎移席追松影調琴和澗流陶然方外樂名教繫何由

江墅幽居好柴閤帶竹籬回頭餉耕後樹裏灌園時鄰靜鳴秋  
織樸閑對野棋抵噉非我事大笑引蘓錐

江墅幽居好何妨鄙事添神隨山父賽筮學野人占路草牛羊  
喜秋霖黍豈嫌短墻衰柳下寒水半渠淹

江墅幽居好名山對九華疎篁十餘畝古屋兩三家碓下鷄爭  
黍籬根虺逐蛙水邊閑送月獨鳥在秋槎

江墅幽居好身如醉伯倫浮名拋可得荒宴罷何因酌酌乘藍  
輦道遙岸角中間莫回首容偽不容真

江墅幽居好人閑晚景孤魚臨溪樹釣鳥隔水煙呼野竹掛薜  
荔山花睡鷓鴣畫工能狀出羞殺輞川圖

一箔珠簾掩映垂房櫳清染麝香吹佳人影橫哀柱狎客分  
光綴艷詩禁瓊翠明初唱漏宮窓紅短尚圖棋長宵且秉歡遊  
去無限風情見古辭

西京十過西京無所不圖本古中來射不盡詩書日尚無

西京千古帝王宮無限名園水竹中來恨不逢桃李日滿城紅  
樹正秋風

賦催粧

嚴粧應在繡閣中似鬪春芳訴曉風試問天桃臨碧水何如艷  
質對青銅

送孫立東遊

詩筆知名曾苦刻文章多難久漂流睢陽縱酒黃金盡提劍東  
方暫一遊

村郭寒食雨中作江南贈

寂寥村郭見寒食風光更被微雨遮鞦韆閑垂愁稚子揚柳半

濕眠春鴉白社皆驚放狂客青錢盡送沽酒家眼前不得醉消  
遣爭奈惱人紅杏花

清明連上巳

改火清明度浦杉上已連芳辰來屬續遊事困聯翩酒帳經旬  
直花司併日樵俠鬼狂不足猶恨促春妍  
合歡芍藥  
薰風對拆香心破浩露雙滋粉面新油碧車中同載女菱花鑑  
裏並粧人皇英帝子鍾遺艷琬琰宮姬託後身誰道獨呈芳瑞  
晚也勝常調牡丹春

故侯園

池館早來瓦礫存路傍看取故侯園  
身前便作荒涼 祇樹芳菲不樹思

送定師南遊

營以學佛徒皆喜誓吾道憐師獨異羣  
儒藝知探討誦詩三四章往見辭藻玉璞存  
琢磨不難成至寶知予本好古身服仁義老勤請送行詩安足慰枯槁別時汝穎路涼葉驚秋早南遊何當還江潭無限好

送人至邊寨

豈憚河湟遠男兒效主恩窮邊人不到孤戍自分屯馬放胡沙暖烽傳塞日昏軍前初謁帥戎服走轅門

巨盜

嗣皇登位始凝旒巨盜尋并相印收漢室有靈誅賊翼舜庭無患放凶獍狡狙豈稱周公任豺虎猶寬巷伯投願斬都衡謝天下不然何用正王猷

汝陰偶書呈一二知己

汝陰窮掾計何疎四十無成坐諷書不務功名師押闔獨將仁義守蘆廬敢同賈傳希前席况異鄒生託後車除泥諸公時一醉等閑猶且忘歸歎

除夜

燈前清淚落衣間守歲分為客是閑老母今年七十壽觴爭

忽對慈顏

城南五題

扣一細郊步

野水岸邊逢草歇平林煙伴逐花行雨晴南陌塵埃死倍覺風光奪眼明

獨遊

水曲林幽獨杖藜耶筒香入亂花攜輕肥不得尋春意動要笙歌逐馬蹄

名園雖自屬侯家

任客間遊到日斜富貴位高無暇出主人空

看折來花

閑登朱亥遊俠墓却望梁王歌吹臺臺上墓邊芳草綠遊人起

事立徘徊

君王未到玉津遊萬樹紅芳相倚愁金瑣不閑春寂、落花飛

出粉牆頭

杏杏有時當永恨依、何處照閑眠靜臨客枕愁寒雨遠逐魚

蓬耿暝煙纖影不歌還立冷花時結不成圓銷魂猶憶江樓

夜魯對離觴賦短篇

登莒子臺

莒國立壠在莒臺荆棘深憑高一極目懷古重傷心平楚蒼煙  
暝遇峯白日沉誰論客懷抱灌木自悲吟

希言官舍種花

纔初看君栽小園已報新花著桃李感時賸物情何多發詠長  
篇託興比為言桃李富華實君子盛德尤所以清相倚臨芳  
辰輔導春功如宰揆旁有百卉爭妍舒特煩化匠施剗劑剗鑿也

上居月反  
下居綺反

紅鬪紫亦可憐各事繁華一時爾繁盛寧將此花  
同令人慕翫狂不已羲和奔御催春歸祗得銜杯旦復喜君看

灼灼枝上英半雜泥塵成落藥盛衰不獨草木然人事悠盡  
如此

登女郎臺

臺前流水眼波明臺上閑雲鬢葉輕莫把姑蘓遠相比不魯亡  
國只傾城

其二

女郎名字本風流好與州人作勝遊儻使此臺稱醜女汝陰城  
裏一荒丘

友人燒筍之約未赴

久約燒林筍何時會勝園未嘗清氣味每厭舊盤食漸痛煙犀

老方憐零景繁如何玉川子若惜籜龍寬

別穀熟尉李七同年

騎驢登縣門屑屑復何言留館竺乾舍屢攜梅福樽  
山荒岐路梗冰雪歲時昏明日別君去依然蓬跡奔

樊博士化州監鹽

監醴已非職况復極南之莫識州名化徒聞水涉灘  
樹驚人面果俗駭鳥言夷去：惟強飯微還歲可期

丙寅春雨

天地開春暉群陰爭閉之行：二月路寒威切人肌  
淫雨恣凌虐淹旬下無時頑雲掃墨合直向天地垂  
蒸人共愁歎萬物皆

瘡痍衆木有芳華摧沮不得施青苞斂絳萼同向枝上萎  
民麥悲已病泥中聊參差嘉穀失播種雖晴諒胡為蠢彼  
田中氓豈惟念身飢州縣責常賦嗷：訴之誰幸為不盜  
起多應盡流離吁哉致此咎其咎安所尸悒：窮巷士屏  
身伏茅茨讀書抗前古得失心頗窺天理不難究可以  
人事知且欲上其說懼非已所宜有職彼尚默未當僭  
汝卑勉汝無妄言言出禍汝隨誰識此懷抱獨自空嗟  
嘻

贈遠公上人

喜得師消耗從僧問不休苦吟成白髮多病寄滄洲  
道氣閑尤勝書鋒晚更適相思二千里阻別十三秋  
六合勞生耳休追萬

事不雲羅荒舊隱知友落新丘想歎歐生逝應聞李氏憂師曩  
子博士李公深過實與其子之奇尋思祇如此必竟欲何求未  
相好李博士去予得無悼念走以有嵩少  
即無言問方期勿藥瘳終為嵩少約築室共夷猶志去將有  
期同敬招師而偕往也

一百五日同周越陳永錫遊吉祥僧舍  
痛飲方期數百杯尋芳何事又空回花愁酒困春無着却訪野  
僧蕭寺來

題李士言秀才別貯帕  
蘭薰麝衰輕綃帕畧許攜持又索還題破白雲深有意要傳消  
息到巫山

南陌

南陌一雨後東風三月天殘芳龍芳草輕絮散春煙景色真愁  
絕歡悰重棄捐俵有餘恨醺綠詎能蠲

雨中牡丹

萬金期勝賞三月破穠芳妬忌巫娥雨摧殘洛苑香怨啼甄后  
玉寒出貴妃湯掩斂無聊極誰來替斷腸

思邊

去年何時君別妾南園綠草飛蝴蝶今歲何時妾憶君西山白  
雪暗秦雲玉関此去三千里欲寄音書那可聞

聞報自崖從雷因成一章

從來崖貶斷還期聞徒擊雷衆共疑却訝有虞刑政錯四凶何  
事不量移王國志卷三十一

秋浦會遇并序

大中祥符五年為海陵郡司理參軍居職以不能俯仰自全不  
幸為姦人所伺誣構以事因被罪南謫為池州參軍貶斥中且  
聞所天之艱朝廷以罪犯不許奔哀窮冤悲苦生人所寄一  
室於浮屠宮闔戶日日外絕還往留歲餘遇赦聽以所釁聞將  
示之宥俱待命者有前泗州錄事參軍清河張本亦受譴來是  
州前赦一月至與之居泊比接既相弔語且悲且歎張君簡篤  
有文信義人也自是遊處以日兩盡款慰若忘窮否之為爾予

自至以艱憂中自不復視文字矧為聲偶之辭乎逮此竊有此

歸望且感張相遇憂患間因思非言無以道厥事聊用拾之為

長詩一千二百言匪以言詩也據憤悒之辭也池州古秋浦地

命為秋浦會遇詩云

齷齪幽遐地栖會遇人窮愁艱理勝爵旅易情親豈意當漂

謫茲諧卜拉鄰温窺表粹晏奉嬉頻直道談端闊橫流語

下堙綺文何斐賣現行亦璘玢敦分初投漆交言乍飲醇操心

忠義合開口肺肝陳共昧隨時理俱成迷患因禍來非造次語

及自酸辛衆奮漂山舌孤縻坐獄身詆誣惟瞞鑿鍊正遠巡

囚任棺桐躍寃寧斗劍伸居牽一作成狠翟張君之銀鍊其獄而

成我患御姦秦秦應者本以嶺南小吏承攝州縣久而得真命  
細之譜以予嘗較慢之會守即者疾病諸從事巧縱銛刀筆幽  
皆他適得久專即事遂與其下子之禍巧縱銛刀筆幽  
爭調鬼神精誠懷皎日悲憤貫高晏素誓端清檢期無取玷淪  
斬芻嘗鼓篋臥藁先書紳側壁疑魯辯鈞金法所循得情奚示  
喜伏念不忘旬粗評評去三章直何辭一馬貧波曹誠自任吟  
司理參軍蓋司舉仰誰論錄事參軍唐亦膺破藏姦枉網埋剪  
古之波曹也司舉仰誰論號司舉從事亦膺破藏姦枉網埋剪  
暴輪存心固慨慕有位敢希遵驥駟程初發虹蜺氣未振沮磨  
去失色萋菲錦爭新肯或奇虛又翻成害實賓木招孤秀伐珠  
擬閨投喚踞同非聖敦準眾忌洵棘心終妬蕙蓬首不羞螻  
治媚皆狸貉跳梁竝狡斃不無嫌虎據的是惡鷹瞬合力邪攻

正連謀偽警真蠅聲移枯榻梁列蝮漏墊嶙峋抵玉為凡礫摧  
松作弊神推埋督直墮排陷堵潛填切鄰卑濕終投誼愁憂遂  
放均顛辜賒蓋慎照覆隔蟾跋流落窮山崦夷猶積水垠望家  
惟賈泣向國祗低顰艱毒天崩杞謹中聞朝邑遭危歲在辰丙  
至歲正月庭關偏屹屹伯仲邀瓊瑰未鸞夷死慙如渾敦罵  
睚眦搖尾歎宛轉曝腮鱗歎棲遲郡尤居寂寞濱王風傳細  
碎心事遭凶屯部周援人煙簇野津賈播通勁越商飄漲  
無進吹徹甌閩谿婦收菰米村娃負竹薪迴頭波渺動石  
磷再見來巢乙也玄鳥頻聞入市寅居人欲馴無心從碌任志  
嘯狖當面走驚膚水寺傳將父沙禽未欲馴無心從碌任志

守諄、早作慵泚盥宵眠、歎呻机床間筆格窓牖亂書筠舊  
葛那支暑貧、續晨未嘗遊井閑况復出城闔悒、危腸潰  
昏、病目矚梅蒸衣醜黥瘡觸面驚皴未免難猜鶴徒布鵲庇  
鵲素驚求庾悅碧鶴事常詵詎識開三雅奚論指一困歡無官  
局事病免府趨塵避路深藏拙忘机獨任純鷲輕飢鸞驚奴誚  
瘦麒麟瑕謫連城寶驚疑照席珍泥蟠虬肆苦塗曳堰嘲頻机  
弛千鈞蔡音剛摧百鍊鎖愠憂宜恂帽諱吹更信、漸豆多聞  
耳全膠欲語唇已甘鍾律啞難闕金雷震平近歎非辜者還稱  
被譴臻堪持言自解辜以命相詢頓覺窮通外殊驚得喪泥平  
豈煩懷魯汶、并說忘岐幽、茲共追隨日特逢物

景春雜花明浦嶼細草梁郊吟音珍繡羽來穿柳粧髮去採蘋畫

舡江汎、銅鼓野鷲、於中荷芰卷生渚蕪菁秀出聯小蠻聊

倒榼獨繭暫垂緡煙杪聞啼魄沙壩過祭獮道官披古碣僧閣

凭雕楯音循滯迹慙魚鳥其梁蕭方等云吾嘗夢為魚因化為鳥類

良由吾不及歸懷謝茗蓐後魏王肅事南朝好茗東又飲蓐羹

魚鳥遠矣誰憐秦逐客自恥晉縲臣學憶居州里文曾力組紉曹

倉祛糝稗任苑薶荆榛壯節輕宗慙竒才轅卞彬賦毫搗藻繪

詩墨灑琳玳始角詞場勝爭持義轂鞞戰瘤知景陷盟手敢他

梭傳云涉他梭衛侯之手勇侯邀圭爵功期取昂茵鄉書先

鶚稱省薦半龍筍藝竊登廷試名叨擢帝宸闕嚴趨紫貝陞峻

拜蒼銀變化初飛碧埏和却在鈞三年紆選調一命就陶甄  
驟司囹圄卑絕服瓊珉上僚非遂霸同列異超珣介立傍無援  
陰排密有夤隄防雖少戇城圻亦多逸繳已能傷厲果仍未放  
麟踰年留異域肆會奉嚴挫仰問蒼理難窮蕩仁良圖君  
未聘薄命我方湮蓬藿何當返蘭荃可自紉看蔬調旨膳春稅  
給租緡寄傲立名麥遺榮野號莘退藏師李謚貴顯讓顏竣躡  
蹟三高士追狂六逸民耕臯營酒秫樵谷訪琴梅畚上封花撥  
誅茅出果榛前音臻此音詵園中持鉞鍾林下設罝毘至理鵬齊鷄浮  
生菌等椿未甘捐糞土所幸曳絲綸南面同克禹巖廊即甫申  
固應容一叟鼓腹得還淳

一卷終

河南穆公集卷第二

穆脩伯長

書

答喬適書

月日河南穆脩白秀才足下近辱書并示文十篇終始讀其命  
意甚高自及淮西來嘗見人言足下少年樂古文固耳聞而心  
存之但未敢輒輕信人說今遂果知足下能然蓋古道息絕不  
行於時已久今世士子習尚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  
浮軌濫轍相跡而奔靡有異塗焉其間獨敢以古文語者則與  
語怪者同也衆又排詬之罪毀之不目以為迂則指以為惑謂

之背時遠名濶於富貴先進則莫有譽之者同儕則莫有附之者其人苟無自知之明守之不以固持之不以堅則莫不懼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復去此而即彼矣噫仁義忠正之士豈獨多出於古而鮮出於今哉亦由時風衆勢驅遷溺染之使不得從乎道也觀足下十篇之文則信有志於古矣其書之問則曰將學於今則慮於淺陋將學於古則懼不取名於世學宜何旨引韓先生師說之說以求解惑為請足下當少秀之年懷進取之机反學古於仁義不勝之時與之者寡非之者衆不得無惑於中焉是以枉書見問某不才而弃於時者也何足為人質其是非可否徒以退拙無所用心因得從事於不急之學如舊者不

譏其愚且黷或謂之為好古焉故足下以是厚相期待者蓋感其聲而求其類乎可不少復其意乎試為足下言之夫學乎古者所以為道學乎今者所以為名道者仁義之謂也名者爵祿之謂也然則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何者行夫道者雖固有窮達云耳然而達於上也則為賢公卿窮於下也則為令君子其在上則禮成乎君而治加乎人其在下則順悅乎親而勤脩乎人窮也達也皆本於善稱焉守夫名者亦固有窮達云耳而皆反於是也達於上也何賢公卿乎窮於下也何令君子乎其在上則無所成乎君而加乎人其在下則無所悅乎親而修乎身窮也達也皆離於善稱焉故曰行道者有以

無乎名字名者無以無乎道有其道而無其名則窮不失為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不失為小人與其為名達之小人孰若為道窮之君子矧窮達又各繫其時遇豈古之道有負於人耶足下有志乎道而未忘乎名樂聞於古而喜求乎今二者之心苟交存而無擇將懼純明之性寢微浮躁之氣驟勝矣足下心明乎仁義又學識其歸嚮在固守而弗離堅持而弗奪力行而弗止則必立乎名之大者矣學之正偽有分則文之指用自得何惑焉不宣某白

上大名陳觀察書

觀察閣下脩嘗病近世以來文武異道將相異材為弊於時久

矣古之所謂文武之道蓋一道也但治亂之用殊所謂將相之材皆通材也由出處之寄異未有不達推謀而名能相國者未有不明學術而名能將兵者則古之取將相也率由文武之道一焉近世則不然謂儒為文謂卒為武苟登之為相矣則不復寄以軍武之任而曰此文人也不足語以武苟拔之為將矣則不求以儒術之學而曰此武夫也不當責以文時既擇將相之具不同人遂目文武之術為異時之所以不得其人之所以不盡其用其弊皆出於此乎脩嘗願識如古之賢傑之人文究經綸武洞樞爰弛張諧物理動靜應機會陽開陰闔與鬼神造化爭其功用無所施而不得者如此之人逢其時運其才出

入乎文武將相地使剛麤匹夫號名主將者觀之聞之色死氣  
喪俛首聽命知將相之道不在於彼而在於吾儒也豈不偉哉  
求之當今他未或覩唯服閣下之才德風畧於斯有年矣伏惟  
閣下名極而望峻識淵而量闊視鼎甲之第於當年若掇遺物  
之易蹈霄漢之衢於平昔如馳坦途之速周歷清美深集禁密  
言蔚典冊筆動雲雨當斯之時天下之人共言閣下之文章真  
辭臣矣一旦奉明詔去內廷統將符分庶問莫枕攸倚來藩北  
門命下之晨威聲四出當斯之時天下之人又言閣下之氣畧  
真帥矣天下之所以稱之如彼者何如此者何非私言也抑以  
閣下之才全能鉅無施不稱文德武備靡不在躬也附衆却敵

靡不如意也以是而天下言之爾然則維古之賢傑復生諒何  
以如此脩可不嚮風馳想氣激神竦求一識大賢君子之風采  
忽不自知其貧且賤羸粮躡屨來及魏都亦既至止復傍徨躑  
躅不敢徑進則訪謀於諸府僚從事或有言曰公性嚴急難犯  
也或曰公性深沈不測也始聞之甚懼且疑徐念之則悟以解  
曰彼言公嚴急難犯者非也公方負天下文武之望以賓接士  
大夫為切務顧肯肆嚴急難犯之性損其容納度量乎斯不然  
矣彼曰深沉不測宜有之允大賢君子動作施為皆不使人闕  
其涯畔今公柄國重任殿河朔上流禮接邊鄰鎮靜方域非深  
沈不測其何以制遠御衆乎苟行事深淺動為人料其孰曰大

賢君子乎其深沈也則宜矣既以是解之因從而語曰夫深沈不測則臨事好思臨事好思則心存默識今公誠如是則賢不肖進於前必有所取捨矣宜乎小人萌進見萬一之望焉敢用致書數百言於左右以為請見之禮俯伏榮戟之下以俟進退之命閣下賜與之見則敢進見實旅人寒士之幸也不賜與之見孰敢求之見蓋羈薄之命不獲於大賢君子之知矣窮達進退庶卜是日敢不惟所命之伏惟少賜憐察幸甚脩恐懼再拜

上潁州劉侍郎書

月日某謹齋戒擇日裁書百拜有聞於密學侍郎閣下某竊惟哀矜惻隱君子之常心困迫飢寒小人之切患儻以小人困迫

之患仰扣君子哀矜之心苟君子不聞則已其或聞之則必動於心大則必見於色當為咨嗟慘怛憫而矜之雖未知必假之大恩與否其無拒絕弗顧之理明矣某是以不敢疑懼期得愬於府庭之下庶窮悴之情少或布聞於左右如或黷犯尊威之罪而難用默默自己者其勢與誠危且窘也某死罪死罪某以大中祥符初竊進士第解褐為秦州司理叅軍時年齒且少心壯氣銳不能與俗相俯仰謀為自全之道卒以是累一旦掛於刑章毀官喪祿斥為敗臭於今十年初為池州叅軍日屬所天奄歿朝廷以始得罪譴不許葬憂時國子博士辛公辛公即公之外舅也方為是郡哀其艱禍窮蹙時以事聞果允朝旨聽其北還因獲

生見老母稚弟於京師不然非辛公之力將以悲憂死諸江外  
常念辛公之賜厚矣某家園素來貧虛歸不足以給養其生奉  
老母既茫然無依因即栖於京師亦無他圖以其都會之地平  
生游舊或時得逢悲其窮者輒有分濟至將丐四方大抵取塗  
似便以故久寓京師用不能出家雖寄託京城身常奔走道路  
老幼十口食於一身遑遑終歲且不能周其餐粥今春國家恩  
詔特下失職尤累之人許以自新由是某竊有祿食之望半年  
住京延伺一命雖室有十錢之物亦盡為薪米屋直之費無何  
二月之詔裁寢某嘗與人十一同詣宰相披告其下丑人獨得  
從自新之典惟某六人獨置散地但某受是命抑不敢不知幸

焉文學掾古之美名汝陰郡今之善地守茲郡者復朝之重賢  
得古善地而事重賢信為幸矣然事有便於名而不便於實安  
於公而不安於私者雖聖人將不能以居焉某昨日趨府之後  
退伏逆旅舍中所相親者惟形與影每念年高之親旁無兼侍  
計日所食殆絕而莫續念之至此則不覺心目俱斷涕霑於襟  
將為之奈何因自謂曰憂思無益也今為孤親之計莫如直以  
誠言於旌旆之下使重賢君子察而知之然後乞告歸養以慰  
倚門悽悽之望將無不可者故官無職事所守富不救於口腹  
穎土昔未嘗遊足無可及之門是乃真群中之長物爾久留此  
將不難死於窮餓一身窮餓而死可也如老母何如幼稚何是

以不得不以誠而自陳所為以小人困迫之患扣君子哀矜之心識者必不謂之逆理而動惟寬明仁惻矜而察之優而容之不加大罪則生死幸甚情志殞迫辭無緣飾干冒尊聽憂灼失措某頓首

上監判郎中書

邢

月日具官某謹拜手書於監判郎中執事某為兒童歲多依外門祖氏家由是得服執事之名久矣逮十歲許從先君官南北則不常其居年已長即入舉子場干時求進為人事羈束皇皇汲汲至於今不獲一拜盛德於左右往年見先君聞執事拜官寵澤優渥時謂某曰昔日汝外王父屢與吾言及其僚友家

子弟敦備可器異者獨曰邢君久遠職位不同吾輩幸記之今誠驗其語汝外王父可謂知人吾為太學生時亦嘗辱邢君遊他日汝見之必脩子侄禮小子奉是言不敢遺忘於是某方再舉於有司雖一名似失所望其後選授泰州司理參軍區區曹掾未終秩而釁禍繼作所天奄喪艱苦無訴去冬適自南歸一家貧寄京師薪米不給老幼數口嗷嗷待哺相視未定旋奔走於外以謀食越春涉夏無時少息所以未遑進見於執事者蓋此也近日思京城都會之地苟無俸入儲蓄之備未易久居方謀今秋將家還汶上鄉里葺先人故田以奉老母之膳因自為息身之計既如此即望執事之門愈將無及矣重念先人忝執

事疇昔之舊不能當此時一請見門下是自取疎外於長者而  
不行先君往歲之命也前數日竊不量度遂造於門館既獲以  
名通伺命遷延間蒙執事辭以他故障惶引退愧生於顏歸自  
思之曰執事所以拒而不見者責其進謁之晚故也執事其實  
未盡察知亦宜乎責之以晚也某又豈敢以不見望於執事雖  
然苟默而不以言自辯其所以進謁之晚之故則是終得罪於  
長者足以為恥今盤桓忸怩數日而復進其言庶幾執事覽其  
言而盡賜察知或哀以故人子而命之見則復敢以見如不命  
以見則終不敢見惟執事亮之不宣某再拜

序

唐柳先生集後序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為  
勝而號雄歌詩道未極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  
風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  
之類皆辭嚴義密製述如經能萃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蔑愧  
讓者非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  
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總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  
失句獨於集家為甚志欲補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  
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涯竄過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  
齎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殆二紀

外文始幾定久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真文而  
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  
為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  
鉅文與書字甚樸不類今蹟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卒  
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廟滅讀無甚害更資研  
證就真耳因按其舊錄為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  
後止嗚呼天學予者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既而飫我以柳謂天  
不我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于古則  
求踐立言之域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

送李秀才歸泉南序詩附

景德四年與泉州進士李君相識於京師遊處旦夕於時予與  
李君俱少年有壯心操紙筆入都省應主司之試躍躍有矜負  
之色窺科級岐進士自期待者甚衆明年春不幸則皆無成以  
罷後月餘遂各去京師而歸其居地既遠且絕不相聞知如是  
別者十一年始復會於京師得一舉酒而相歡對一語及往昔  
恍焉不啻如夢面老而心哀則相與皆然也予中間雖僅成一  
名今又失其祿食子則猶舉於進士場中嗟乎予與子嚮之志  
願百莫從其一二而意能度十已亡其六七信乎人物於天地  
間甚易老且死耳別十一年而一相聚顧昨日之少壯忽已凋  
耗今聚未久而復別別聚苟又加如是知他日之相視復不知

今日之視昔時也。必矣。今子別我而歸我眷眷不能已者。其以故人也。其俱不得志也。其相遠而難相聞也。其會之或賒於前也。其將為之柰何。請且序情而歌事。以為子送。詩云。閨越子所家。告以歸期。征別語。黯將發。憤氣一作鬱已盈。男兒志未就。口腹常不營。胡為京城中。日與芻豢爭。隋河二月路。柳色傷遠行。十千大梁酒。金壘為君傾。酒酣微悲歌。衆坐皆聳驚。去矣大夫別。安事見女情。

張當字序

春秋之法書字為褒。有以知君子之尚其字也。然則古之名與字必相配。字者所以表名也。清河張君名始。字友直。猶以其取

義未安也。而訪之僕。辱其久遊不獲讓為一作焉。徐思之。因請更

字曰元膺。方前字於義為洽。而又正與名會。且元為長善。則仁義統稱。士能膺之行孰大矣。張君以辭學累舉進士。始得明之。定海尉祿雖卑。才不踰其一有職。與其位甚尊而才甚愧者。孰賢愚焉。予既為述其字。又以勉其行。故為之序。

送魯推官赴南海序

為人之佐其難矣哉。夫令而行之者。其長之所專也。從而輔之者。其佐之所守也。凡政有害於公有悖於理。知而必言。此已所可為。爾言而必從。豈已之所能為哉。苟止無必從之。則政有必失之患。為其佐者。罪先及之。故曰為人之佐其難矣哉。然則如

何其可也曰盡其職而已矣居上者賢已當公而正之不賢已當直而輔之輔與正非已之職歟正之而不從則雖獲罪乃有之矣於其職也實無愧焉今之從事於二者或莫率是道不涉於欺則陷於隨居上者其人果賢其政果明是宜順之於下以成其已已則曰我為人佐遂能無一言為之損益吾何以食其官即強出白黑以紛亂之此非欺而何居人上者其人果不賢其政果不明是宜直之於下以救其過已則曰我為人佐言不吾取事不我專力與為敵徒速其累曷若附離唱和取容免責苟全吾位而去此非隨而何予謂士之居其位事其人既不可欺亦不當隨不欺不隨唯職所宜而已矣魯君以辭學中名自

邑佐而遊郡幕皆有所稱今將復佐於南海南海滌南之鉅府也方聞其長則天子諫臣賓接僚屬當獎正與直用是知志必上行苟上下協公以從於理予見南海之政獨追於古而荒夷之民大挾其惠也

### 送李秀才應陳州舉序

陳許於京師猶唐之視同華實四方藩輔之府來鎮其地者常自大官出故每貢士歲進士獲送名於書者其榮與王府偕上之四年太傅隴西公領陳之二年也隴西公之賢時莫不聞禮才接善博收而廣納不以位望驕物四方之士走陳而獻藝求顧日伏於門進士李生諷前一年嘗自蔡往以其業脩請謁

禮一見獲遇甚厚自是復歸探學尤至益有聞焉今茲歲會闕  
選舉生將韞挾其技舉於陳同儕輩欲生留於斯者或解以化  
語予謂李生是舉往得宜者三焉隴西公喜能樂善固材駿所  
歸地首藩輔其名躅易發而光且復聞舊貫在焉有是三者可  
無行乎其戒子僕其秣子駒吾將餞子以壺而送子諸塗

送呂公初序

為善汲汲於報報未至則更而去之未哉學者能顛窮一致蹈  
道自樂而不變庶幾君子之志者即與其達而安不若困而固  
之之難也公初生於儒門庭聞道為名進士十五年份然獲一  
第後數歲始選得州參軍日趨走塵土執下賤事充充乎貌顏

未嘗為可憐之意予知其道固於內外物不得間而入也不然  
豈免誹怨呻噓駭躍發於中而表之也歟居職踰年以家艱去  
之蘓子重其別先行以告曰慎無中廢則豐報且將及豈惟寬  
裕於賤用哉

送崔伯盈序

士窮困而篤於學庶民困窮而篤於利學卒利亦久且博哉或  
恭於交或數世而弗斬焉庶民日羸日隱若坳坎聚潦不注則  
涸故少息則怠及學之利也蓋異於是焉伯盈篤於學者也學  
三十年而益困未知所以為利今歲詔罷舉妻死身病子單母  
寄海上思侍以孝之道用不能往因射他州之無有者居諸橐

將自穎川之伊洛走秦中都浮葦蕩波龍藏泊通姑蘇入吳興  
出谷水寧省於東安少進於越抵句漏圖庶民之利者將行予  
慮君幹於貨而落學故序庶民之道以告焉

河南穆公集卷第二

河南穆公集卷第三

穆公伯長

記 亳州魏武帝帳廟記

譙東有祠巋然宅於衍之上者粵魏武帝之祠歟嗚呼帝實此  
土人始以諸坐去仕為吏則圖大畧雄偉不世之量屬炎運衰  
息皇綱紊絕海內震擾群雄竝爭帝於時得乘機奮策嘯叱馳  
驚乎其間用能建休功定中土垂光顯盛大之業於來世焉當  
帝之經營征伐也表紹父子據兵河朔吳權蜀備內窺中夏帝  
扶持漢室抗力三方慷慨興言則失彼七箸從容計事則走人

頭顱卒滅袁而沮權備之強者惟帝之雄使天濟其勇尚延數  
年之位得徐圖成敗其伐謀制勝料敵應變之下豈江吳庸蜀  
而足乎哉至今千年下有觀其書猶震惕耳目聳動毛髮使人  
慄其餘風遺烈矧譙之舊邦祠堂在日像貌如生里人事之敢  
弗祗畏前代帝王莫不皆有祠廟秦漢以還首事之主得廟祀  
鄉里事著於時者惟高祖之於豐沛光武之於南陽廟像咸存  
威德弗泯其次則譙廟也赫然而豐沛南陽之迹焉此三君者  
皆由微時仁息長者為鄉里人所愛後思懷其德共自尊祀之  
遂傳於今不息也 真宗皇帝車駕有事於亳宮之歲詔增帝  
之故廟而新之容像載儼有焯有耀以帝之明靈加吾宋振顯

其迹德用益興已乎乾興元年春今樞密右丞相清河公來撫  
於亳至之三日謁於祠下既退命左右使謂邦人曰武帝廟享  
於此土久矣庇於爾民厚矣水旱菑害爾民請焉疾病疫癘爾  
民禱焉亳之士徼帝之福不既多乎今其廟與像則詔脩之顧  
惟殿內廊廡惟帳之蔽使埃壒及座延於冠冕為闕孰甚吾將  
自出私俸盡為具武帝泊文明三殿之帳誠無為艱如彰爾民  
慢帝之咎以吾臨此州不能導爾民心知所奉是亦吾過故遂  
使告於爾民衆聞公言慙且喜曰亳民闇鄙蔑有所知蒙帝之  
休罔識攸報為罪大矣今我有言始克知過俾獲逃罪於帝  
之靈繫君公之息是賜是賴敢不聞命即衆人請曰幸公皆許

民營之願不煩公也公曰吾本率將自具既思同爾民於欲不  
可盡專吾當與爾民共其事即以俸緡合民之用命工偕作未  
歲而三帳成即置其殿內有帳之號非繒帛是製而成以木者  
圖其久也其年十一月公承詔歸機密之地公在亳不滿歲而  
去既去之日猶始至之辰是歲亳人饑公至闕即上言得從淮  
南數州廩米未貽一作給亳人噫公之愛人甚矣使循常有位者  
得聞入為天子近密委其民而去之雖草莽之不若又暇顧其  
飢哉公前居一州又且勤勤為州人求福於前代帝王不懈今  
君為朝廷一本作朝廷為親迓大臣其贊帝王治以福於天下之人肯

任氏家祠堂記

今上之元年尚書康懿公由參知政事出領太平郡居一年以  
齊國太夫人春秋益高至陳懇言求為本州以便其養詔尋從  
之於是復自鄆而即曹既至未期歲屬齊國艱憂公遂去位而  
以私館居則介鮑梁由弗視惟菜茹食以終日公魁碩人也至  
是頓被瘠毀鬚軀不支家人憂其憊甚爭諫止之乞稍進葷以  
自持助公曰吾頃服從王事有家靡居左右承顏情至闕違今  
日得公紀敢尚不率盡子道耶皆不聽越三月竟以毀瘠  
而不起嗚呼公其可謂孝德有聞也矣將終顧謂其子都官負  
外郎中師曰吾年踰六十壽不為少矣府位不為輕今得

收其躬以獲改於先人十幸矣然獨所恨者不克及吾  
之存畢先塋事耳吾俸賜之餘力足以舉爾其勉之唯速無緩  
都官念康懿戒付刻切時雖齊國在殯求欲苦廬守禮斯亦不  
得即以線服畫而從事於外如卜其阡於曹之南近郭未及奠  
也日往自視樹墓栢或數十疲心瘁躬事以遽立既而治其第  
之側隅起作新臺者敞三室而闢五位前後左右皆有字以引  
掖之華以丹刻之飾六年春某東行見同年都官兄於曹一日  
目是宇而言顧我無以致孝爰於先親先兄將以此升畫像而  
薦歲時焉苟無述也其何以貽厥聞請以事屬諸子某辱兄之  
命不敢讓乃言曰茲宇之設其近於家廟者耶惟家廟事自唐

人脩尚舊禮粗復其製時衣冠室襲行之始著唐德而既往旋  
又廢於五代之兵興自是以來將相文武之家無復知言此者  
增築第產之盛則知惠其不崇且廣終莫患其先廟之闕而不  
立古君子不敢以私藝交於神明故制器服立宗廟以祀其先  
示誠潔也今人既用常所器服而又祭之於寢蓋亦不知事神  
之道使士君子之祭疑於匹庶人之祭久矣儻非世蹈名矩率  
禮敦教一作之族其孰克思之其族維何其在康懿公之門乎  
康懿公姓任氏其門自唐後五代晉漢周傳官不息以入國朝  
是興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諱載儀同高才  
偉識籍閭鏗世德豐以約委美厥後實有賢子五人皆齊國太

夫人白氏之出兵部尚書左僕射謚康懿諱正中其長子次中  
孚西頭供奉官閣門祗候次中行尚書兵部員外郎次今都官  
郎中也最季中立左侍禁閣門祗候供奉逮兵部皆先康懿並  
終今從享於儀同齊國左右儀同特立於中室以東室為齊國  
之坐康懿位西室而清和郡夫人張氏陪焉兵部供奉各處二  
側位其慈嚴之尊長幼之序煌煌儀像堂堂如生宗屬以之視  
瞻精爽以之憑附烝祠有所不潰其虔斯肅其神斯饗孝之至  
也禮稱有其財有其禮無其時君子不為也廟祀之事不作已  
久求矯行之必取世議時所牽制禮不獨伸則家廟之名既罔  
得而有其昭穆之位固無因而列是以顯考主父神次不敢盡

陟而時享合序抑有常焉矧按前代私廟並置京師今本不從  
廟稱而復設於居里敢請號曰家祠堂者信適事中而允時義  
矣噫家廟者豈不可復已乎苟復之則已知未之復則斯堂也  
於奉先之道得一時之禮矣

蔡州開元寺佛塏記

西佛氏法唱中夏為祀宇於中夏先王之遺民樂聞其法尊雄  
一旦從而和不弃世守常義而弗顧而為其徒者靡然傾天下  
回人之業胡其盛之如是耶豈佛氏之法為能本生民甚惡欲  
之情而導之即不然何以動能鼓舞俗之心如趨號令之齊一  
也夫生民之情大矣聖人知其不可克也為之著禮明義以節

養之使不流不窘安其分盡其常以生死焉而不及道者三代之民也今佛氏之法後三代而作極其說於聖人之外曰民所惡欲而諭以死生禍福之事謂人享有於其身者皆由死生復往而取之方於植物者根夫善善以之而生於今種夫惡惡以之出於後其為貴為富為壽為康寧皆根夫善者也而統謂之福為賤為貧為疾為夭皆種夫惡者也而統謂之禍福禍之報不移也世聞其說甚懼謂死且復生則孰不欲其富貴康壽而惡其賤貧疾夭雖君子小人一其情也然何如即可以遠所惡而獲所欲曰非去而為依之徒讀佛之書則不可人所以悅其法而歸其門者為能得已惡欲之心乎佛亦安能強使人附之

哉如死生禍福之說使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亦嘗言之則人亦必從此六聖人而求之如其聖人所不及唯佛氏明言之則人焉得不從佛氏而求之也予謂世有佛氏以來人不待禮義而然後入於善者亦多矣佛氏其亦善導於人者矣嗚呼禮義則不競宜吾民之皆奉於佛也宜其佛之獨盛於時也佛日益盛徒日益繁則當有異行之士奮臂而出力樹塏廟以廣弼其法之興就其實而言之則陰塏廟誠佛事之末苟以時觀之能恢赫顯灼使人見之起恭生信則無如塏廟助佛之大故雖窮遠僻阻川塗所出必有佛之塏廟以瞻嚮於俗也矧中州近壤之衝會乎然而佛塏與廟抑有其說中藏像事而傍棲徒眾者實

為廟唯佛塏之說當必得親佛所遺爪髮齒骨一種或積精力所成如珠玑類者釋氏皆所為舍利者也然後函以金石篋音也穿地而藏焉因起浮屠於上以表識之是曰佛塔耳諸所立者靡不然而蔡州開元佛寺其踊甍成七級浮屠者是謂英佛頂骨舍利焉其始自雍熙四年故相太子太師呂公為郡曰其佛骨自京師降呂公尋之去郡以屬僧志者俾後興塏於是以英奉之後志方肇心會卒曰僧榮者復上承之自是迄大中祥符初榮始再議所舉得喬張二豪吏歸入資用僅獲就事於是浮屠終基一級而已榮終度力難以竟即又罷於是州耆釋叟衆惜其跡已植而止相與謀其可以終事於塏者復得寺僧海微

而請之微一本無而請之微四字起應請實堪其任今塏之所以獲立自海微力塔既立未致備飾而微歿時天禧二年也付其事於門人永昌纂之永昌紹成師志罔有暫懈悉心募力未幾而闕飾云其其範鉄塗銀穎然而擢立其端者是曰相輪其棟石堯瓦翼然而周蔽其趾者是曰散水計二事役費於浮屠亦三之一焉皆永之為也永其可謂善繼師之勤矣較三四釋之功是則肇於志而基於榮克成於微而大備於永雖經始營為殊先後鉅細其因作之蹟則皆有力於塔者其所謂異行之士歟塏始於大中祥符初訖於天聖之六年出入二十年之際厥有成績其糜用財力積劇亦至矣永師列其本末來請得以著成於記

養正堂記

韓君堯言登進士第九年始再任為泗州錄事參軍到官之五月以解舍廩狹由視事廳一本有則字達乎寢他無宴休之地俯廳西北隅先有屋數楹已故敗就摧因令堂而新之以備其所為宴休者於時河南穆脩訪君淮上目其始立君曰為我命以名而記之即從而言曰堯言少年以文辭上第其視富貴為朝夕事今十年間乃猶盤回劾州縣職屑屑以斗石祿為急著公衫把手板旅進退郡庭下瞻望上官顏色非為計之得矣不獨如是復為讒狡小輩走謗議其間誼誼不已所以古人憤悒脫冠委印綬不顧而去蓋此也堯言曾不以是動其心汨汨波隨上

下無所可否獨何歟將有其說人抱畜才識凡得以施用者不有高位當過知已去是則才之與識或不可使以外發發輒受攻於物知乎此者近易之蒙蒙以養正之謂焉非變通之才孰取之今堯言居是職其有以幾乎予與堯言交舊而復同年登科不謂不知其平昔放逸豪偉真無顧避座有論說不輕以氣語低人至是乃能刊鋒稜藏戢崖岸約束若織謹男子為者終日孳孳守其曹事不少為俛眉勤容起倦怠意真可尚也堯言既為斯堂將施名而屬予予悅堯言所守因而得堂之名即命其堂曰養正即命之公其名以為記

亳州法相禪院鐘記

古之為鐘其用大矣樂記稱黃鐘大呂又春秋傳稱師有鐘鼓  
曰伐則是鐘為禮樂之備又為征伐之具其用之大樂可以調  
陰陽感人神導天地之和用之軍旅河警不軌懼不庭振邦國  
之威考是二者則鐘為禮樂征伐之器久矣三代之際以及秦  
漢皆不變其用今是鐘也專為釋氏之器亦從可知也東漢之  
運將季西域之法聿來東流晉宋而益崇涉齊梁而大盛率天  
下而從其教擬王者而闢其居無公王無士民無高卑貴賤豈  
不從而奉信之不從而依歸之以求其福報乎如是則盛矣大  
矣佛之為法也既與中國聖人之道並行於時則所謂禮樂征  
伐之器者安得不入於佛之宮哉佛之宮其徒群棲而旅集多

者數百人而居之其朋既繁不常厥處將齊彼衆非言得通則  
必聲物以齊之求物聲而宏達而及遠者莫踰於鐘是知鐘為  
佛宮之用其在茲乎亳州法相禪院有主院僧海宣者謹行之  
僧能勤以寡衆崇揭土木門堂殿廡摠百餘間多宣師所葺也  
聚徒僦僦資膳悉備驚旦暮者其闕唯鐘州人時事豐財好佛  
之士也一日詣宣而謀曰一鐘之費其用幾何願輸其資獨營  
斯善師即計其用度告之遂以銅若干斤師復謂曰鐘之成也  
匪高弗居則并請為居鐘之樓以此土不產美材因命僧海真  
南抵於舒鞭其材木匠為成器而離之自舒及譙使以舟力雖  
皆出時氏然能戒費使事者蓋二師心計運度之謀也天聖元

年春始召鐘人興其鼓鑄液彼金錫一治而成鐘事既立樓材亦至建於殿南東偏居鐘於上層薨翬飛雙鑿鯨震寢宗御上凌煙空琅琅洪音遠落霄外於以壯觀精宇於以號令群緇且叩為使思其所以息晦明風雨不迷厥時據釋氏言鐘之聲叩之可以上極天界下洞幽泉導死者冥昧之魂出地獄沉淪之苦故死者之家嘗賂金帛衣物求擊其響若如其說則非獨用之節昏曉戒食寢而已又復能售極苦之資助釋氏之費焉鐘不可闕於佛宮一本有明矣

靜勝亭記

州郡有兵馬監押職設今代專督州中姦爭火盜泊軍籍庫兵

商征酒榷之事則皆與守同管署自政賦財幣刑罰獄訟之煩則一不閱一本有及其職位優其務守簡蓋士之偕武而升者非歷勞以十餘年不被茲命凡尸之者能待謹常不失局事鉅細不闕筆可否歸之州足為稱任雖材且無所施顧或每好用自擾以招推樹威而病其職者多矣潁川陳君永錫始以公侯裔縻迹落武一再遷為右侍禁蓋漢之即將類也來監蔡之郡戎為人力文服古而雅任濶達樂所守無事唯比旦一過廳還則擁書自娛常言吾職甚逸吾性加疎思得灑然空曠一字為寄適之地盡糞除耳目俗諱而休吾心為解中舊有亭其制卑而久為之易去故材俾豐宏之前數十步間夾樹畹蔬蹊果果

外先峙射棚棚堂清趣中宜有哉然於亭遠甚不大與亭害故亦不廢姑存之亭成陳君謀予以名予請以靜勝命亭陳君之飾是亭豈志於靜者耶夫靜之聞仁人之所以居心焉在心而靜則可以勝視聽思慮之邪邪斯勝心乃誠心誠性明而君子之道畢矣惟陳君能有是道故名是亭人果不果其道名無益也是無實而守空器也不與夫盜名而居者比歟後之縻斯職據斯亭者亦復能悅靜而思勝乎苟能善矣無為自擾以病其職以守亭之名為亭之魂也

明因院羅漢像新殿記

距常熟縣治之東南越三十里有浮屠居曰明因本淳化中之

錫名也浮屠師業者紹居之能勤飾其軀靡懈以衰力於民之里召塑土為五百像釋謂之羅漢者加新其殿御名而納之辛亥歲夏五月告畢工師求記之以文予儒者稱浮屠之法懼非所能請以目所常觀浮屠者並緣土木佛事終依之為姦以幸其身而敗污其類者言之亦足以昭師之善矣予行天下徃見山墟林野間有級甃以為佛塲者其趾之豐若將為百尋之高或不數尋而罷有植木以為佛廟者其基之博若將為百楹之廣或不數楹而止其委甃餘材猶棄積於下訪之其側則曰始佛之徒也將欲有為於是張其勢甚盛苦其行甚篤至能黥衣退食盡用於佛初人大為傾信而悅助之貨斯萃欲斯至自是每

十其獲不一入於佛常私其九以自取人復覺之信遂以哀以故卒無有主而亡去之予謂此無他由始信而終欺也宜其無成効為凡倡事之道已必先信猶懼人之莫應矧已為不信而欲人之應世未之聞又獨釋氏哉今師營是像作是殿必有得於信之術矣不然何能遽有就之如是也嘗聞東南人尤嗜於佛至有傾資舉產以為奉而無愛者師而後能益謹其術而待之庸知里人之有力為不盡為師之奉也

墓誌

東海徐君墓誌銘

進士徐孝山喪其父執喪之三日得友張生道卿所錄父事拜

且泣復授之張生并繼以語俾來請曰孝山未即殯生尚惟喪事不可緩將卜塋以某日期日且迫敢迹其實託銘於先生用刻而納之以光永幽窆予既受而閱其始卒乃謂曰是葬也蓋得其禮矣比今貴家富族將塋其先必惑葬師拘以歲月畏忌大至違禮過時久而不克塋者多矣生能塋以其道至合士禮逾月之制此獨可尚又安得拒請而勿銘也按君諱文煊字處中其先祖父嘗寓藉并土之文水逮君之考猶為晉人考生未亂而孤見教育於季父氏既而復會朝廷以兵取太原既平大徙并氏入處之京輔考於是與其族來京師遂家焉自是得遊太學為生徒治春秋經傳前後四舉有司竟不及祿而終考始

娶潁川陳氏女亡再娶清河張氏生男子二人女子二人次子  
曰文蔚少平獨君為前室陳氏所生二女子今皆適京師良族  
由君而下始為京師里人凡并人其俗剛厚而勤蓄能自節損  
以立衣食諸未徙之戶初雖貧劇者居久而皆為富屋矧其宿  
有齋者蓋可知故考亦用是而殖其家考之歿貽其規法於君  
君於此蓋為之善守者也君常念陳氏早世又傷父之不逮故  
事後親彌盡其力無何數年張氏又終切君亦嘗授經於儒官  
馬龜符有慕仕進心至悼親之繼喪顧門中時無強子弟可任  
懼覆先人遺業則為不肖子因刻力事生於家非時節慶弔大  
事不出門如此者蓋有年天聖八年適五十忽得疾醫累月弗

愈以是年七月十七日卒於居君九四娶室輒先喪有四男五  
女初室李氏無子長子孝山出次室李氏景山德山皆未及娶  
五女子亦幼在室孝山有諸弟妹合族謀塋得其年八月之二  
十一日藏君於東京之祥符縣開封鄉西韓村先墓之次以次  
室李氏為合初李氏次苗氏李氏三室皆同穴而異棺斯實禮  
也銘曰惟古之塋等數異宜日月有數無越厥期來代不然惑  
於塋師陰陽拘忌率常過時其孰警此伊徐氏子以時而塋順  
禮之執既合既祔有銘有記如君之藏民亦鮮矣

祭文

祭第二子文

月日何爹以果子飯食器具祭於第二男道子之靈嗚呼汝生  
而慧疑體質粹奇舉家愛憐保養甚厚始三歲則微有知見見  
詩書能舉能視吾與汝母其喜可勝謂汝他日必大吾門如何  
不永四歲而夭嗚呼哀哉汝歿之辰我客京師家避吾驚不以  
時告我之既還聞於中途延道哀號知無及矣但與家族相待  
殞絕嗚呼生人之理有幸不幸惟彼頑塞輒踐遐年念汝豐完  
反成殤子嗟乎天道既使之育則不長孰如勿生免生大痛  
嗚呼汝捨我去無期復還我思汝悲何時而已汝王父王姚張  
櫬未塋俟畢先壠以歸汝骨草瘞郊次祖母俯近此魂有依無  
至驚怖父臨祭汝汝其享之號訣終天相期泉壤尚饗

穆參軍遺事

穆脩字伯長汝陽人後居蔡州師事陳圖南而傳其學脩少豪  
放性偏少合多游京洛間人嘗書其詩句於禁中壁間真廟見  
之深加歎賞問侍臣曰此為誰詩或以穆脩對上曰有文如  
是公卿何以不薦丁晉公在側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是上不  
復問蓋伯長與晉公有布衣舊晉公頃赴夔漕伯長猶未仕相  
遇漢上晉公意欲伯長先致禮伯長竟不一揖而去晉公銜之  
由是短於上前後晉公貶朱崖徙道州伯長詩云却訝有虞  
刑政失四凶何事不量移可見其不相善也伯長祥符二年梁  
固榜登進士第調海州理椽以忤通判遂為摺拾由是前籍隸

池州其集中有秋浦會遇詩自叙甚詳後遇赦叙潁州文學參軍故當時呼之曰穆參軍老益貧有唐本韓柳集乃丐於所親厚者得金募工鏤板印數百集攜入京師相國寺設肆鬻之伯長坐其旁有儒生數輩至其肆輒取閱伯長奪取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一部為贈自是經年不售時學者方從事聲律未知為古文伯長首為之唱其後尹源子漸洙師魯兄弟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云辨惑

陳搏好讀易以數學授穆脩伯長脩授李之才挺之才授康節先生邵雍堯夫同上

李之才字挺之青州人個儻不事師事伯長伯長性嚴急稍不如意或至呵叱挺之左右承順如事父兄畧無倦意同上

富韓公初遊場屋穆脩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也公果禮部試下繼以賢良方正登第聞見錄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脩伯長首為之唱尹洙洙魯兄弟繼其後歐陽文忠公早工偶儷之文故試於國學南省皆為天下第一既擢甲科官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之文學之公之自叙云爾同上

祖無擇字擇之蔡州人少從穆伯長為古文後登甲科同上

歐陽文忠公作蘓子美文集序云天聖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為言語聲偶摘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

其元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詩雜文時文頗共非笑之而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

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搏以太極圖傳種放放傳穆脩脩傳周茂

叙朱晦菴話太極

河南先生師魯古文學於穆伯長伯長有文十餘篇行於世韓

柳之文因伯長而後行國初知者有柳開言行錄

尹師魯傳文章自唐末歷五代氣格卑弱至本朝柳開始為古學天聖初洙與穆脩大振起之

文章自唐哀歷五代日淪淺俗寢以大敝本朝柳公仲塗始以

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聖初公獨與穆參軍伯長矯時所

尚力以古文為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於是後學大

悟文風一變使我宋之文章踰唐漢而躡三代云

唐正元元和間韓退之主盟於文而風雅最盛寢及五代其體

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

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泊揚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

者刻詞鏤意以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

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

識不逐時輩與穆伯長游力為古文士林始聳慕焉復得歐陽

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是人有功於道也仲

淹撰尹師  
魯文集序

歐陽文忠公論尹師魯墓誌云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輩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

明道先生作邵康節墓誌云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其餘門人各以已之所

宜者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眾矣况後此千有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所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

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

邵堯夫先生受學於李挺之之才李之才受學於穆脩伯長伯

呂氏家塾

長受學於陳搏希夷其所傳先天之學具見於易圖皇極經世書故程伯淳作堯夫墓誌云推其源流遠有端緒

哀穆先生文

呂氏家塾

嗚呼穆伯長以明道元年夏客死於淮西道中友人蘓叔才子美作詩悼之遣人馳弔之痛夫道不光予又次其一二行以鑑於世為文哀之先生字伯長名脩幼嗜書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原皆記士徒無意處熟習評論之性剛介喜於背俗不肯下與庸人小合願交者多固拒之議事堅明上下今古皆可錄然好詆卿弼斥言時病謹細後生畏聞之又獨為古文其語深峭宏大蓋為禮部格詩賦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調泰州司法叅

軍牧守稱其才貳郡者惡之又嘗以言忤貳郡會守病皆貳者私黥吏使誣告先生賂其獄聚左證後召先生使衆參考之由是池州貶中道竄詣闕下叩登聞鼓稱冤會貳郡者死復受譴於朝後累恩得為蔡州叅軍先生自廢來讀書益勤為文章益根抵於道然恥以文干有位以故困甚張文節守毫毫之士豪者作佛廟文節使以騎召先生作記記成竟不竄士名士以白金五斤遺之曰枉先生之文願以此為壽又使周遊者曰士所以遺者乞載名於石圖不朽耳既而亟召士讓之投金庭下遂促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嘗語人曰寧區區餬口為旅人終不為匪人辱吾文也天聖永丞相有欲置為學官者耻詣謁之遂

不得嘗客京師南河邸中往之醉暮歸過之如不省待者夜半邸人猶聞其吟誦喟歎聲因隙窺之則張燈危坐苦讀執卷亦出矐用是貸其資毋喪徒跣自負櫬成塋日誦孝經喪記未嘗觀佛書飯浮屠氏也識者哀憐之或厚遺則必為盜取去不然且病或妻子卒後得柳子厚文刻貨之售者甚少喻年積得百緡一子輒死將還淮西道遇病氣結塞胸中不下遂卒吁噫大之厭文久矣先生竟以黥廢窮苦終身其顧其道宜不容於今世然由賦數騎隻常懼兵賊惡少軍所辱困其節行至死不變有孤孀且幼遺文散墜不收伯長之道其已矣乎初先生死梁堅自解以書走上黨遺予欲訪其文俾予集叙之去年赴舉京

師歷問人終不復得一篇惟有任中正尚書家廟碑靜勝亭記  
徐生墓誌蔡州墟記皆平昔所為又不足成卷今舅氏守蔡州  
近以書仗往其家且求其所著文字未至間作文哀之道不勝  
於命命不會於時吁嗟先生竟胡為

右蘓子美文

蘇才翁子美悲二子聯句

穆脩伯長

次孟

有客自遠方來以二子說穆子疾病初家事巨細缺鄰人苦其  
求才翁賢師久已決紫盃小大空布被旁午裂餘喘尚能鼓  
老憤知己結目凄望羊泓髡斷反蠟茁憂酸繫餘生才翁嗥  
留承訣語妻後日計書策未可徹教子立世資

子美

圖曲勿自

悅吾屬何流離衆人方草竊凌子久道路豺十口着羈絀恰旅  
重江間正值大飢節既無裹飯交子美疾走維麤糲又無執漿  
人及時沃枯渴惜哉損天命才翁痛焉在親經帝胡生爾身世  
復爾爾傑冒伏氣萬丈子美腸貯怨百折艱難泊風波憔悴墮  
霜雪久僕勒龍鐘才翁弱女痴且躡文隨寒餓空道與煙焰滅  
冤兮竟何歸子美去矣不得別長府豈無財莫濟醫藥切太倉  
豈無粟才翁莫解腹腸契天子聖在上海內濟欲徹伊人胡不  
官子美既死安得活朝青與暮紫神喜天不軋高車與怒馬豺  
門滿道不絕之子苟問廁斯民乃貪



